

壹、前言

歷來國內外原住民教育問題的核心主軸皆在於「主體地位的淪喪」，由於民族主體性的喪失與剝奪，使固有文化滅絕為廢墟（譚光鼎，2002）。然而根據學者的建議與文獻的證實（許添明、張琦琪，2002；Champagne & Abu-Saad, 2003；May, 1999a；Young, 2001），廢墟的重建之道乃取決於主體性之恢復，而社區本位教育（community-based education）便成為最能體現抵殖民（de-colonization）與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理念的作法。社區本位教育是1970年代以後，美國以及太平洋地區原住民重要的抵殖民運動之一，亦是批判教學論所強調主體解放與再現之教育改革。在台灣教育實踐的現場裡，原住民學生面臨強勢文化的長期沖刷，在學校教育馴養之下逐漸喪失了主體。學者憂心於這樣的主體流失，指出「沒有主體思維，原住民就無法祛除同化教育的迷魅；沒有主體立場，原住民就不能解構主流文化的牢籠；沒有主體觀點，原住民就走不出依附的地位；沒有主體行動，原住民就不能開創教育新局」（譚光鼎，2002）。為了免除這樣的焦慮與憂心，國外行之有年的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實足供作台灣相關學校之參考對象。

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在國外方面已經約有二十多年左右的經驗，學校規模大都很小，且作法差異極大，卻對於原住民教育發展與保存語言文化有顯著的影響，亦被證實有其解決因民族信心低落或文化差異所產生的教育問題的成效（張琦琪、許添明，2001；Fletcher, 2008；Gulibert, 1998；Durie, 1999；McCarthy & Watahomigie, 1999；Ryan, 1999）。如美加地區的印第安民族、紐西蘭的毛利人、澳洲的原住民族等學校，主要皆透過母語母文化來輔助學習學科知識，並引導學生瞭解自己族群的文化價值，促進



文化認同，提升自尊與自信。在國外原住民爭取自決的趨勢背景之下，台灣原住民的「教育」是否已成為一個民族自我決定的領域？民族的自我行動力是否可以展現在「學校教育」領域？進一步而說，學校和原住民社區是否可以有生機的連結？學校和部落之間是否有開放的互動關係？對於學校的管理經營，社區是否有表達和行使其意志的權力？對於學校教育的內涵與方式，原住民社區是否有對話的機會和機制？臺灣目前所設置原住民完全中學之目的即在找尋原住民族教育改革之新出路，亦是結合社區本位教育理念的具體實踐。鑑此，本研究希冀更進一步檢視此種教育改革在原住民地區落實的情形，探究其能否實惠原住民學生及其社區發展？評估完全中學教育能否真以原住民為主體，成為真正落實民族自決的復興基地？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與關懷，本研究旨在檢視臺灣原住民社區本位學校的理想與實踐。衍生而出的目的有三點：一、探究原住民完全中學的設置脈絡及現況；二、分析原住民完全中學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及問題；三、歸納原住民完全中學推動社區本位教育之模式及挑戰。

貳、文獻探討

為探討社區本位學校之概念與完全中學之發展，本研究擬從五個方面評析相關的文獻，藉以建立研究架構並導引研究方法與內涵，包括社區本位學校的發展特徵、原住民社區本位學校運動、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的發展、原住民社區本位教育問題的探討、完全中學的設置與發展，以下將分別說明。